

<<痛别鲁迅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痛别鲁迅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6814628

10位ISBN编号：7806814620

出版时间：2004-7-1

出版时间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作者：孔海珠

页数：19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痛别鲁迅&gt;&gt;

## 前言

序 鲁迅先生去世已经快七十个头了，当年参加葬礼的情形还历历在目，这在我生命史上是很难以忘怀的大事。

上海的孔海珠女士找到我，在电话那头说，她在编著有关鲁迅葬仪的书，寻找在1936年参加过鲁迅葬仪的人，尤其是当年抬鲁迅棺材的人。

这些话引起我很多回忆。

岁月飞驰，如今的确已很难找到当年抬鲁迅棺材的人了。

木刻家曹白是当年最年轻的抬棺人，海珠女士去访问过他，曹白向她介绍我。

她希望我能看一看书稿，回忆并补充当年参加葬仪的情景。

我欣然同意。

她寄来的文稿和图片我很快读完了，重温了鲁迅先生逝世的前前后后。

海珠女士的叙述相当详细而亲切，看得出她是花了不少功夫记录当年的历史场景，真是难能可贵。

尤其是大量的图片介绍，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那场伟大的葬仪，非常珍贵。

书稿把我带回到亲历鲁迅葬仪的那段悲哀的时日，也解答了我心中的不少谜团。

更可贵的是，书稿挖掘了重要的文件，如鲁迅先生病重时，我们尊敬的宋庆龄女士写给鲁迅的一封信；鲁迅先生逝世后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于当年10月22日同时发出的三份电文，都是文献性的史料，它既是对鲁迅先生的悼唁，也是对鲁迅先生的评价。

在《痛别鲁迅》中孔海珠也提到了我为鲁迅先生画遗像的事。

1981年9月我曾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一篇《我给鲁迅先生画遗像》的纪念文章，较详细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：

1936年10月19日的早晨，当时我住在上海西郊真如季家厍，刚起床，还没有穿袜子、刷牙，就看到一辆银灰色的汽车停在我们的门口，接着是一阵紧急的拍门声，同室的文敏生和车敏瞧同志都受惊了，以为来逮捕人。

门开后，才看到来的是曹白和池田幸子女士，他们带来了不祥的消息，说鲁迅先生在5点25分逝世，要我马上去画遗像。

于是我就急急忙忙带上纸和木炭条跳上汽车，一直到了大陆新村鲁迅先生的家里。

一上楼就看到我们敬爱的导师静静地睡在铁床上，一床被子覆盖在他安详的遗体上，过去从照片上看到的他那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的锐利的目光，现在掩盖在深闭的眼幕之下，那熟悉的浓重的黑胡须增添了消瘦了的面容的慈祥感。

在这慈祥的容貌里令人感到他那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精神。

战斗了一生的中国精神界的主将和战士，现在是疲惫地长眠了。

全屋笼罩着悲哀，萧军伏在桌上痛哭，在场的还有周建人、胡风、黄源以及鲁迅先生的日本朋友鹿地亘、内山完造。

景宋先生含着眼泪接待客人。

窗台上放着内山送给鲁迅先生的一缸红色的金鱼，在悄悄地游动。

墙上挂着一幅鲁迅先生喜欢的苏联木刻毕珂夫的《拜拜诺娃像》，她在静静地凝视着躺在床上的鲁迅先生。

我含着眼泪用颤抖的手画了四张鲁迅先生的遗容速写。

曹白也在画。

不久日本奥田杏花牙科医生来，用石膏浆涂在鲁迅先生的脸上，为之翻面型。

这时已经是午饭时分了，我和曹自在鲁迅先生的图书室吃了午饭。

下午送先生的遗体到万国殡仪馆。

此后我参加了守灵，并和广大群众一起唱着“哀悼鲁迅先生……”的挽歌，把先生的遗体送到万国公墓。

在送葬的行列前领先的有我们尊敬的宋庆龄、蔡元培、沈钧儒……等先生。

到了万国公墓门口，由我搀扶着周建人先生到墓地。

在追悼会上聆听了宋庆龄先生的演讲，当时的情景犹历历在目。

## &lt;&lt;痛别鲁迅&gt;&gt;

鲁迅先生去世那年曹白才22岁，是我最友好的同志。他是江苏武进入，和我在国立杭州艺专学画时是同班同学、好友，我们于1933年在鲁迅先生指引下组织了“木铃木刻研究会”，开始从事表现人民生活和斗争的木刻画艺术，为此被国民党当局逮捕。1935年出狱后，曹白于当年创作了木刻《鲁迅像》。后寄给鲁迅先生，回信说：“收到你的信并木刻一幅，以技术而论，自然是还没有成熟的。但我要保存这幅画，一者是因为是遭过艰难的青年的作品，二者是因为留着党老爷的蹄痕，三则由此也纪念一点现在的黑暗和挣扎。”并在木刻画旁边写了这样的话：“曹白刻1935年夏天，全国木刻展览会在上海开会，作品先由市党部审查，‘老爷’就指着这张木刻说：‘这不行！’剔去了。”曹白于1936年4月写了《坐牢略记》提供给鲁迅，先生依此写了《写于深夜里》一文，发表于当年上海《夜莺》月刊第一卷。同年10月8日，鲁迅先生带病到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去参观“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”，曹白有幸在展览会上和鲁迅先生会面，而我却因去“上海世界语者协会”为他们写标语，竟失此和先生会面的良机，成为终生的遗憾！

.....

## &lt;&lt;痛别鲁迅&gt;&gt;

## 内容概要

100余幅珍贵照片首次面世，真实记录痛别鲁迅的悲怆场景。

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下了，在无花的蔷薇的路上——那天走前头的，那高擎着倔强的火把的，那用最响亮的声音唱着歌的，那比一切人都高大的背影倒下了，在暗夜，在风雨连天的暗夜！

在暗夜；风吼着，拔倒参天的古木；卷起一切可以卷起的东西 打向我们的行列——这悠长的行列，这肃穆的行列，这愤怒的行列！

那引头的背影倒了！

…… 聂绀弩《献诗——一个高大的背影倒下了》1936年11月 鲁迅先生去世已经快七十年头了，当年参加葬礼的情形还历历在目，这在我生命上是很难以忘怀的大事。

上海的孔海珠女士找到我，在电话那头说，她在编著有关鲁迅葬仪的书，寻找在1936年参加过鲁迅葬仪的人，尤其是当年抬鲁迅棺材的人。

这些话引起我很多回忆。

岁月飞驰，如今的确已很难找到当年抬鲁迅棺材的人了。

木刻家曹白是当年最年轻的抬棺人，海珠女士去访问过他，曹白向她介绍我。

她希望我能看一看书稿，回忆并补充当年参加葬仪的情景。

我欣然同意。

她寄来的文稿和图片我很快读完了，重温了鲁迅先生逝世的前前后后。

海珠女士的叙述相当详细而亲切，看得出她是花了不少功夫记录当年的历史场景，真是难能可贵。

尤其是大量的图片介绍，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那场伟大的葬仪，非常珍贵。

书稿把我带回到亲历鲁迅葬仪的那段悲哀的时日，也解答了我心中的不少谜团。

更可贵的是，书稿挖掘了重要的文件，如鲁迅先生病重时，我们尊敬的宋庆龄女士写给鲁迅的一封信；鲁迅先生逝世后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于当年10月22日同时发出的三份电文，都是文献性的史料，它既是对鲁迅先生的悼唁，也是对鲁迅先生的评价。

## <<痛别鲁迅>>

### 作者简介

孔海珠，浙江桐乡乌镇人。

1947年12月出生。

作家、出版家、文史学家孔另境之长女，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搜集、研究，曾为茅盾撰写回忆录的资料助手，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上海作家协会会员。

著有：《左翼·上海（1934—1936）》、《聚散之间——上海文坛旧事》、《血凝早春——柔石》、《茅盾的早年生活》（合著）等，编著有《茅盾和儿童文学》、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——茅盾专集》（合编）、《于伶戏剧电影散论》、《于伶研究专著》、《我的记忆——孔另境文集》等十余部作品。

## &lt;&lt;痛别鲁迅&gt;&gt;

## 书籍目录

序 力群引言：有来历的书橱，橱里有鲁迅葬仪照相册 · 大陆新村9号二楼靠墙的书橱 · 孔另境集藏的鲁迅葬仪专题相册 · 鲁迅致孔另境信件手迹 · 葬仪一年后出版的《鲁迅先生纪念集》 · 孔另境在鲁迅墓前 · 《现代作家书简》由鲁迅作序、柳亚子题笺书名一、噩耗带来的震动，大陆新村9号发表 · 鲁迅在寓所长逝 · 悲哀的海婴才7岁 · 摄于1933年的全家合影 · 鲁迅在上海的最后住处 · 平时不常开启的前门 · 和鲁迅关系密切的内山完造夫妇 · 10月19日上午内山书店全体职工悼念鲁迅逝世在店前合影 · 报丧地点示意图二、文化人奔丧，用各种方式寄托哀情 · 文化人赶来奔丧 · 致哀的花圈摆放在走廊里 · 墙上的苏联木刻 · 曹白被禁的木刻鲁迅像 · 鲁迅石膏遗容上粘有胡须和眉毛 · 鲁迅逝世当日的书桌 · 明星影片公司以欧阳予倩为首“开麦拉” · 堆满了书的梳妆台三、《死》成了遗言，筹备葬仪，成立治丧委员会 · 《死》手迹 · 鲁迅灵前遗像四、《唁电》的两个版本，上海文化界救国会 · 《红色中华》上的《唁电》 · 《唁电》的两个版本 · 周扬一封信上的“意见” ·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“七君子”和马相伯五、万国殡仪馆黑色柩车开了进来 · 车牌为F·56 16073的“克里斯”车 · 大陆新村当时是一条新式里弄 · 殡仪馆外籍人员来接遗体组照 · 在窗口张望的小海婴 · 许多人拥塞在弄堂里 · 许广平母子哀痛的送别，顶着花圈的柩车驶离大陆新村 · 鲁迅逝世的报导如雪纷飞六、支撑着骨瘦如柴的身体，病况严重起来 · 鲁迅经常用的烟嘴 · 鲁迅先生卧室一角 · 休息时的藤躺椅上铺着一条薄棉垫 · 许广平最喜爱的照片 · 须藤医生 · 鲁迅的x光胸片 · 宋庆龄慰问信的两个版本七、十月，生命最后的时刻 · 最后的活动 · 最后的留影 · 最后的文字 · 遗像 · 鲁迅正抽着烟 · 绝笔为日文 · 最后的日子戴的老花镜 · 力群木刻《鲁迅像》八、十九日当夜，万国殡仪馆守灵九、不是寻常的丧葬，也不是沉郁的悲哀，万国殡仪馆开吊十、如雪飘般的挽联 如潮涌般的挽歌十一、扶柩人和抬棺人究竟是谁十二、送葬路上，逶迤不断的出殡队伍十三、万国公墓，举行最后的告别十四、“掙住了黑暗的闸门，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”葬后事宜十五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迁葬虹口，仪式隆重附录 · 主要人物简介 · 主要参考书目后记——追寻历史的细节 .....

## &lt;&lt;痛别鲁迅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书摘 关于冯雪峰在鲁迅先生葬仪中的作用，有几种说法。

其中一说：1936年10月19日，鲁迅因病重而逝世，请示中共中央同意，决定由冯雪峰负责主持鲁迅葬仪，发动群众参加浩大的悼念活动。

(秋石：《鲁迅病重、逝世及大出殡始末》) 另有一说：当时的报上曾说，因为许广平先生哀毁过度，治丧委员会的委员又很忙碌，凡是有关丧事的规划，另外由一个人全面负责。

这个人独居斗室，从不露面，只在幕后指挥，但从布置灵堂，瞻仰遗容，一直到出殡路由和下葬仪式，都经他亲自研究，然而作出决定，付诸实施。

这个从不抛头露面的是一位十分神秘的人物。

(参见唐弢《追忆雪峰》) 然而，冯雪峰在鲁迅葬仪时的警觉，他的地下交通员郑育之印象最深。

鲁迅先生逝世后，她到万国殡仪馆向遗体告别后，不忍离去，呆了半天，可是又担心雪峰同志有事找她，于是忍着悲痛回到家里，果然他已经来过几次了。

郑育之在晚年写的《无私无畏的冯雪峰同志》一文中，回忆了当时的情景：“你到哪里去了，等了半天不见你回来？”冯雪峰见到她就劈头盖脑地批评起来。

郑育之想，全市有觉悟的人都去悼念鲁迅先生，丈夫周文也是机要人员，他已去了几个日夜，我只去半日，何必那么严厉批评。

于是她争辩说：“我只是去悼念鲁迅先生。

”他听了反而更加严厉地批评说：“那个地方不是你的岗位!周文去是工作的需要。

那里复杂得很!你出了事怎么办?!你的岗位不在万国殡仪馆，是在家里等任务!”对这件因擅自离开岗位而挨批评的事，郑育之终生难忘。

在鲁迅先生的葬仪过程中，为了安全，冯雪峰并没有多露面。

当时，参加葬仪工作的几位青年，如巴金初识冯雪峰是1936年年底在王鲁彦家里，并不是在鲁迅的葬仪上。

黄源和冯雪峰第一次见面的时间更晚，要在“八，一三”以后。

为出版《鲁迅先生纪念集》，黄源住在文化生活出版社，冯雪峰来找他，两人这才第一次见面。

黄源在协助办理鲁迅丧事时，并非与冯雪峰直接接过头，黄源认为，冯雪峰“在幕后主持丧事，他的意见通过许广平同志告诉我们”。

(黄源：《冯雪峰纪念集·我的良师益友》) 唐弢对冯雪峰在鲁迅先生葬仪上的作用有他的看法，他在《追忆雪峰》(1980年作)说：他和雪峰最初见面，是一九三六年十月。

那时鲁迅先生刚刚逝世，丧仪正在举行，报上发表不少关于这方面的消息。

“……一天傍晚，我从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回家，治丧办事处要我顺道带一封信到周建人先生家里，收信人不是周建老本人，而是报上说的那位神秘的人物。

所谓神秘的人物其实也并不神秘，而是我早已闻名却不曾见过面的冯雪峰。

”唐弢认为，报上的消息是夸大了的。

冯雪峰虽然和许广平、周建老一起参加治丧事宜的商讨，特别是在同宋庆龄、蔡元培、沈钧儒诸先生的联系方面，做了很多工作，“但他既不曾独居斗室，也没有全面指挥丧仪的进行。

在当时，他只是代表组织尽了他个人应尽和能尽的力量。

”他交出带来的信，谈了一会当天群众瞻仰遗容的情形，就匆匆告别了。

……插图

## &lt;&lt;痛别鲁迅&gt;&gt;

## 媒体关注与评论

序鲁迅先生去世已经快七十个头了，当年参加葬礼的情形还历历在目，这在我生命史上是很难以忘怀的大事。

上海的孔海珠女士找到我，在电话那头说，她在编著有关鲁迅葬仪的书，寻找在1936年参加过鲁迅葬仪的人，尤其是当年抬鲁迅棺材的人。

这些话引起我很多回忆。

岁月飞驰，如今的确已很难找到当年抬鲁迅棺材的人了。

木刻家曹白是当年最年轻的抬棺人，海珠女士去访问过他，曹白向她介绍我。

她希望我能看一看书稿，回忆并补充当年参加葬仪的情景。

我欣然同意。

她寄来的文稿和图片我很快读完了，重温了鲁迅先生逝世的前前后后。

海珠女士的叙述相当详细而亲切，看得出她是花了不少功夫记录当年的历史场景，真是难能可贵。

尤其是大量的图片介绍，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那场伟大的葬仪，非常珍贵。

书稿把我带回到亲历鲁迅葬仪的那段悲哀的时日，也解答了我心中的不少谜团。

更可贵的是，书稿挖掘了重要的文件，如鲁迅先生病重时，我们尊敬的宋庆龄女士写给鲁迅的一封信慰问信；鲁迅先生逝世后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于当年10月22日同时发出的三份电文，都是文献性的史料，它既是对鲁迅先生的悼唁，也是对鲁迅先生的评价。

在《痛别鲁迅》中孔海珠也提到了我为鲁迅先生画遗像的事。

1981年9月我曾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一篇《我给鲁迅先生画遗像》的纪念文章，较详细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：1936年10月19日的早晨，当时我住在上海西郊真如季家库，刚起床，还没有穿袜子、刷牙，就看到一辆银灰色的汽车停在我们的门口，接着是一阵紧急的拍门声，同室的文敏生和车敏瞧同志都受惊了，以为来逮捕人。

门开后，才看到来的是曹白和池田幸子女士，他们带来了不祥的消息，说鲁迅先生在5点25分逝世，要我马上去画遗像。

于是我就急急忙忙带上纸和木炭条跳上汽车，一直到了大陆新村鲁迅先生的家里。

一上楼就看到我们敬爱的导师静静地睡在铁床上，一床被子覆盖在他安详的遗体上，过去从照片上看到的他那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的锐利的目光，现在掩盖在深闭的眼幕之下，那熟悉的浓重的黑胡须增添了消瘦了的面容的慈祥感。

在这慈祥的容貌里令人感到他那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精神。

战斗了一生的中国精神界的主将和战士，现在是疲惫地长眠了。

全屋笼罩着悲哀，萧军伏在桌上痛哭，在场的还有周建人、胡风、黄源以及鲁迅先生的日本朋友鹿地亘、内山完造。

景宋先生含着眼泪接待客人。

窗台上放着内山送给鲁迅先生的一缸红色的金鱼，在悄悄地游动。

墙上挂着一幅鲁迅先生喜欢的苏联木刻毕珂夫的《拜拜诺娃像》，她在静静地凝视着躺在床上的鲁迅先生。

我含着眼泪用颤抖的手画了四张鲁迅先生的遗容速写。

曹白也在画。

不久日本奥田杏花牙科医生来，用石膏浆涂在鲁迅先生的脸上，为之翻面型。

这时已经是午饭时分了，我和曹自在鲁迅先生的图书室吃了午饭。

下午送先生的遗体到万国殡仪馆。

此后我参加了守灵，并和广大群众一起唱着“哀悼鲁迅先生……”的挽歌，把先生的遗体送到万国公墓。

在送葬的行列前领先的有我们尊敬的宋庆龄、蔡元培、沈钧儒……等先生。

到了万国公墓门口，由我搀扶着周建人先生到墓地。

在追悼会上聆听了宋庆龄先生的演讲，当时的情景犹历历在目。



## &lt;&lt;痛别鲁迅&gt;&gt;

鲁迅先生去世那年曹白才22岁，是我最友好的同志。他是江苏武进人，和我在国立杭州艺专学画时是同班同学、好友，我们于1933年在鲁迅先生指引下组织了“木铃木刻研究会”，开始从事表现人民生活和斗争的木刻画艺术，为此被国民党当局逮捕。1935年出狱后，曹白于当年创作了木刻《鲁迅像》。后寄给鲁迅先生，回信说：“收到你的信并木刻一幅，以技术而论，自然是还没有成熟的。但我要保存这幅画，一者是因为是遭过艰难的青年的作品，二者是因为留着党老爷的蹄痕，三则由此也纪念一点现在的黑暗和挣扎。”并在木刻画旁边写了这样的话：“曹白刻1935年夏天，全国木刻展览会在上海开会，作品先由市党部审查，‘老爷’就指着这张木刻说：‘这不行！’剔去了。”曹白于1936年4月写了《坐牢略记》提供给鲁迅，先生依此写了《写于深夜里》一文，发表于当年上海《夜莺》月刊第一卷。同年10月8日，鲁迅先生带病到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去参观“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”，曹白有幸在展览会上和鲁迅先生会面，而我却因去“上海世界语者协会”为他们写标语，竟失此和先生会面的良机，成为终生的遗憾！……

<<痛别鲁迅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